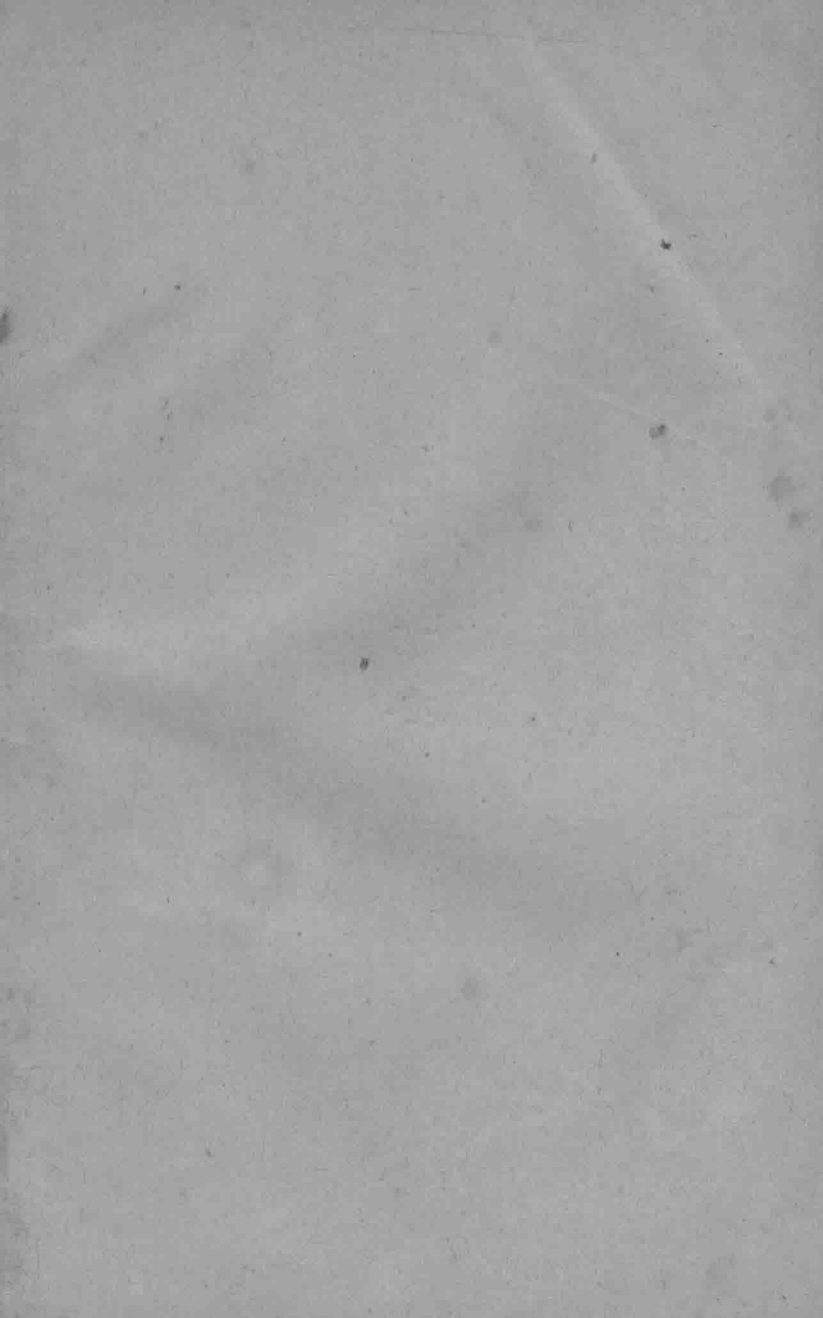


波華嘉夫人傳

第一卷



第一章

校長帶着一個未穿制服的新學生和一個搬着書桌的校丁走入自修室時，我們正在溫課，那些打盹的都醒了，並且逐個個都站了起來，彷彿都在他們的工作中受了驚似的。

校長做了一個手勢叫我們坐下；隨後轉過身來，向着在自修室內監督溫書的監學先生說話：

『羅奢爾先生。』校長低聲說，『這是一個我託付您的學生，他可以插入第五級。倘若他的學業和操行都好，他便可以升入那合於他的年齡的「年長的班次」。』

這新學生候在室門後面的角上，同學的僅僅乎可以看得見他，這是一個十五歲光景的鄉下孩子，在我們全班同學中，他是一個身材頂高的。他蓄了一頭板刷式的頭髮，彷彿是一畦苧蔴，

神情和藹而帶着倜儻的味兒。雖然他的肩膀并不甚寬，然而那件綠呢黑鈕的短褂，很有點障礙他的動作，並且使人從他的袖口，可以看見他一雙大概向來不帶手套的紅手。穿着一雙藍色襪子的腳，從一條被弔在頸上的袴帶拉得很緊的袴脚管中伸出。他那雙皮鞋是很粗笨的，既然拭擦不光，並且釘了許多釘子。

我們着手高聲讀我們的課。他却側耳靜聽，一副留心的樣子，彷彿在神前聽說教相似，既不敢將雙腿叉着，也不敢將雙肘撐在桌上。末了，兩點鐘到了，鐘聲響了，監學先生祇得向他指點，使得他可以在級內和大衆合併。

本來我們在走入教室的時候，有一個將制帽丟在地上的習慣，於是兩手可以空空；所以一經進門，便應當將制帽從講檯下面向牆脚一直扔過去，而使灰塵揚起；這是那時的時髦樣子。

但是學生們做了禱告以後，不知這新學生是否沒有注意到這種動作，或者是不敢照樣做，所以才依然拿着他的便帽擱在他的膝蓋上。這是一頂希臘款式和東洋款式所成的『混合款式』的帽子，我們從中可以探求那皮製暖帽，騎兵的平頂高盔，圓頂常禮帽，皮製便帽和雪帽

的原始形狀，總而言之，這是一種寒酸的東西，並且帶着笨漢面目一般的板滯風味。他像雞蛋那樣地長圓，鯨魚那樣地擁腫，最低的一截，由三條滾圓而像臘腸的縴子繞疊而成，略高一點，就是許多被一條大紅帶子分離，而皮絨錯雜的斜方形，再高，就簡直像一個頂着紙糊的多面體，而用繡花帶子做帽纓的荷包，而荷包頂上還有一根嫌其過於纖細的絲繩，拖着一組金線的穗子。通體嶄新，前簷還帶着一塊刷亮的遮陽片。

『請您立起來』教員向他說。

他立了起來，他的便帽隨着就掉在地下。全班的學生都笑了。

他彎腰去拾起便帽。鄰座的學生肘了他一下，那便帽仍然又掉了，他又重新拾了一回。

『丟開您的盔頭罷！』教員對他說，這教員是一個很聰敏的。

一陣使這可憐的孩子舉止失措的狂笑之聲，從學生們口中爆發，所以他竟不知道應當將帽子留在手中放在地下，或者頂在頭上。他重新坐下，並且將帽子擱在自己的膝蓋上。

『請您立起來。』教員對他說，『並且請您將您的姓名告訴我。』

這新學生咽着嗓子，含含糊糊說了一個聽不清楚的姓名。

『請您再說罷！』

於是那種被同學譁笑聲浪所蓋住的字眼，又重新被他念了一遍。

『高一點罷！』教員高聲向他叫喚着，『請您高一點兒說罷！』

這個新學生才毅然打定主意，張開了大口，使盡了肺部的力量，彷彿喊人似地說了「沙——爾——波——華——荔——」這幾個音。

這竟是一陣陡然爆發的喧鬧，帶着尖銳的聲浪愈鬧愈高——大衆叫號，大衆頓腳，大衆拿着「沙爾波華荔」五個音翻來覆去地念，隨後這五個音又分成單獨的被大衆喊着，好不容易才歸肅靜；隨後，偶爾這五個音從講檯的某一行中陡然又響一下，並且還有一些忍不住的笑聲，和餘燼未熄而若斷若續蚩蚩有聲的炮竹一般兒東零西落地噴出。

教員發了無數的要罰功課的號令，教室裏的秩序也漸漸恢復了，於是教員才慢慢地記得沙爾是新學生的名，波華荔是他的姓，跟着默了幾回，拼了幾回念了幾回，便立刻叫這個可憐的

老實的學生，坐在講座旁邊的檯上，彷彿和待遇偷懶的學生相似。他着手動作，但是在他離開原有的坐位以前，却遲疑了一會。

『您找甚麼？』教員向他詢問。

『我找我的便帽。』這新學生羞答答地回答，一面睜着一雙放心不下的眼睛向四周瞧着。『全班罰寫五百句詩！』這句由一道憤激聲音所傳的話，竟和應當的一般將新的颶風止住了。『安靜點罷！』發怒的教員繼續喊着，並且他拿着那塊剛好從帽子中取出的手帕擦着自己的額頭一面接着又說：『新學生，至於您，您應當將拉丁文的「是可笑」那個動詞的配合表給我抄寫二十遍。』

隨後教員又用着柔和的聲音說：

『您將來一定可以尋着您的便帽；旁人沒有將他偷去！』

一切都安安靜靜的了。大衆的腦袋，都向紙上灣着，新學生也規規矩矩地坐了兩點鐘，雖然有時仍然有幾個由鋼筆嘴子彈出的紙團子，彈到他的面孔上。但是他祇用手掌擦擦面孔，依然

低着眼睛坐着不動。

晚上溫課的時候到了，他抽開他書桌抽屜，清理他的物件，細心在他的紙上用尺畫格子。我們瞧見他用功的時候，每一個字都要在字典中尋找，並且是很費事的。大概由於他所表示的這種伏案態度的作用，他才沒有被降到低的班次；因為他僅僅知道一點規矩，實際上並不很聰明。他的拉丁文，從前是他村子裏的神甫教給他發蒙的，因為省錢的作用，他父母一逕到了這種不能再遲的時候，才將他送入中學。

他父親波華荔先生，名叫沙爾德尼士巴多那美，一個退職的軍醫，因為一八一二年他在徵兵入伍的案中鬧了一件小岔子，便被政府休了職務，他偶然遇着了一位帽子店的掌櫃的女兒，她因為他的敏捷，鍾情於他，他却看中了她有六萬佛郎的妝奩費，於他很有個人的便利，便利用這機會和她成了夫婦。他本是一個長於語言和馳騁的偉男子，一嘴的落腮美髯，雙手的寶石戒指，滿身的漂亮衣服，將他裝成像一個江湖上的出衆而正直商客。結婚之後，他用着他妻子的財產，過了兩三年的豐衣美食晏起遲眠和在酒樓戲館出入的日子。他岳父死後，並不會留下多的

東西；他未免不甚喜悅，便在商界做點投機的買賣，因此失掉一些本錢，隨後他便退到鄉下優游閑住。但是他對於農業和織布毫不注意，他騎着那些馬匹四處遊玩，却不用他們去耕田，他祇任意亂喝他的成瓶果子酒，却將他發賣，他祇選擇那些養在園子裏的家禽和肥豬，供自己的食用，不久，他覺得停止投機的買賣，是於他頂合宜的事。

每年，他花兩百佛郎，在畢伽爾第和戈克司交界的地方租了一所房屋，這是一種半作農場半作業主住宅的莊子；他因為怨恨和後悔以及對於一切社會的嫉妬的作用，閉門不出，一到四十五歲，他便說過不問世事了。

他妻子從前被他發狂似的愛過；而她因愛他所用的無數的殷勤謙退的態度，却還要更進一層。這女子本來是放浪形骸之外的，因為年齡加增便成了一個刁鑽瑣屑壞脾氣的女人——這正和變性的葡萄酒轉成了醋一樣。開初，她瞧見他歡喜釘住村中的年輕女工奔跑和醉醺醺地到了夜晚才被私娼家中送了回來，不免很感痛苦！隨後自尊之心憤然而起。於是她在緘默的堅忍主義之中吞住這口熬受到死的惡氣而絕對不發一言。她對於一切買賣事務却並不放棄。

時常在律師們和商會會長的家中往來，並且做點兒銀錢票據的兌換撥兌事務；而她在家中的時候，便經理衣裳的盪熨洗濯，監督工人和結束賬項，至於那位甚麼也不操心鎮日糊裏糊塗地墜在生氣的半睡半醒境界之中而祇爲着向她說幾句不近情理的話才行醒來的家主，祇知坐在爐傍吸煙，一面向着灰中唾唾口沫。

等到她得了一個兒子，便交給乳娘領去撫育。末後這嬰孩回到家中，大衆竟拿他做太子一樣看待。做娘的總拿糖食喂他，做父親的隨他赤着腳滿地亂跑，有時還裝着哲學家的口吻，說是就和牲畜的孩子一樣地赤身露體也是可以做的事。他對於他妻子的母道慈愛的趨向，頗爲反對，他相信童年時代，有一種雄壯而超乎自然的秉賦，因此他勉自用斯巴達人的方式養成他的兒子，而想旁人苛刻地撫育他，使他得一個強健的身體。他叫他睡在沒有生火的屋子中，叫他大口喝很厲害的魯姆酒，和咒罵那些迎神賽會的事情。但是，自然這孩子對於這種勉強的行為不大十分願意，他母親時常將他帶在身邊；她給他裁剪紙片做些玩耍的物件，並且給他講些故事，母子兩人一逕在無盡期的愁悶和空談的單調生活中拖着。在這種生活的孤立境界中，她將她

一生的雜亂無章而破碎已久的虛榮心，都輾轉而重新在這孩子的頭上期望。她看見這孩子已經是個秀外慧中的童子，時常期望他能設在橋梁工程的事業或者行政界中，得個高的位置。她叫他念書識字，並且她利用自己那架舊的披雅樂，教他學着唱兩三個吟風弄月的曲子。但是這些事情，在那位不甚注意文學的老波華蒞先生的眼光中，覺得這不值得費事！他們果然爲他談論過官立學校嗎？或者給他組織一件商業上的根基嗎？並且以爲祇要勇敢一點，一個男子總可以在世上成就一點事業，因此這位老波華蒞夫人祇知道咬着自己的嘴唇獨自納悶，而這孩子便在村子中游蕩了。

他跟着那些工作的人行走，而拾起一些磚頭瓦塊去驚散飛騰的烏鴉。他沿着溝渠偷摘桑椹，拿着竿子驅逐鵝鴨，踐踏田中的禾苗，鎮日在樹林子裏邊混鬧；有時在落雨的時候，便躲在教堂門前的長欄下面，和旁的孩子擲弄石子，或者到了過節的日子，便要求教堂的僕役，任他擊鐘，他拉動鐘槌的繩子，使自己的小小身材可以和飛起一般在這粗大的繩子上懸着。

他漸漸長成和橡樹一般地結實了。兩手很有些力量，面目也異常鮮潤。

十二歲到了，他母親決定叫他着手求學。他們便將他託付他們村中的神甫。但是那些功課短而且壞，簡直不能有甚麼大用。因為那種功課，神甫祇能在給旁人行洗禮和給旁人送葬的餘暇之間，站在換衣服的房子中慌忙地教他一點兒；或者神甫沒有事情要出去的時候，便在做完每日例行的晚祈禱以後，才叫人去接這學生到教堂中上課。他走到神甫的寢室坐下；那些撲燈的飛蛾和蒼蠅繞着燈臺亂轉。在天氣和暖的時候，沙爾不免打盹，而這位好好先生也捧着肚子休息，打呼的氣息也就從他那張張開的大嘴裏跟着出來了。有時神甫從附近的病人家中，行了臨終的聖禮而回家的時候，瞧見沙爾在田裏淘氣，便將他叫到跟前；花幾分鐘給他一點教訓，並且利用時機，在大樹下面，教他配合一兩個動詞表。偶爾遇着雨，或者有一二個熟人經過，這種講授便行終止。他很喜悅這孩子，並且說這青年的記憶力很好。

沙爾的光陰不能這樣再延宕下去，他的母親也毅然變計。老波華荔先生覺得不好意思——或者親切點說，可以說是沒有辦法了——便一口答應。然而大家還要等候一年，因為那時這孩子才舉行皈依基督的典禮。

半年不知不覺地過了；第二年的十月，沙爾便被他父親親身送到羅昂公立的中學校。

現在我們無論何人，簡直一點不能記憶他的樣子。那時他是一個態度謙和的孩子，他自修的時候伏案，遊戲的時候運動，聽講的時候用心，就是在食堂和寢室中也都很好。他的保證人是羅昂城內一個開五金行的商人，每月他引他出外面一次，在星期日店門關閉之後，他叫他在店門附近的河岸上面看看往來的船隻，到了夜飯前的七點鐘，仍然引他歸校。沙爾在每星期四的夜晚，總用那種紅墨水和三個封信套口子的圓紙片給他的母親寫封長信；隨後他便溫習一點歷史，或者讀自修室所存的歷史小說，偶爾在校內散步，便和某校丁談話，這校丁也和他一樣是從鄉下來的。

從用功的結果，他在這班的名次，總保存了中等的地位；有一次居然在自然科學一科中得了個第一等獎狀，但是到了他讀滿三學年，他父母叫他退出中學而專門去學醫，因為他們瞧見他能彀獨自學習中等教育考試的功課。

他母親在附近市上一家熟識的染坊四層樓上，給他找了一間屋子。她說妥了寄餐的辦法，

給他選了一張桌子兩張椅子和一些旁的家具，並且從家中運了一隻櫻桃木的舊床，此外又買了一隻鐵火爐和一些柴炭，使得她心愛的兒子可以取暖。她也在市上住了一個星期，千叮萬囑叫他品行定要端正，隨後她便回到鄉下去了，現在沙爾是自己照顧自己了。

他在佈告上面，讀了醫科的教程，不免使自己的神經錯亂；其中包含人體解剖學、病理學、生理學、藥物學、化學、植物學、床前臨症學和療病學各科，而衛生學和醫學各專門科目尚不在內，他對於這些專門名詞的命名的來由毫不清楚，所以看了，便覺得這是一些森嚴黑暗的宮殿門戶。他甚麼也不懂；他徒然聽講而毫不領悟。然而他很用功，得了很齊整的講義，他跟隨一切實習，不肯曠缺一次。每天，他做他的日行功課，正和磨坊中蓋着眼睛的馬一般鎮日昏天黑地地繞圈子，去「磨」他那莫明其妙的工作。

他母親爲着他節省費用，每星期託付使人帶一塊煮熟了的牛崽肉給他，他有時從醫院實習回來，祇須將皮鞋在塘邊擦擦，便可以拿了這個做午前的補充食品。隨後，他到圓形的教室或者養老院上課，末了，又走過許多街道，才回家中，晚上房東將那菲薄的夜飯給他吃了，他便上

樓溫習功課，那套濕潤的衣裳，在火爐旁邊，不住地從身上蒸發許多水氣。

到了夏天的晴朗的黃昏時候，僻靜街道上的行人已經空了，便有許多女僕，在住戶門前踢着毬子玩耍，這時沙爾也時常將窗子打開，伏在窗口向街上瞅着。那條使這城市變成和小威匿斯相似的商埠的小河，在他眼前流動，河中小橋和鐵欄的中間露出許多黃的紫的和藍的顏色。無數的工人在河邊擁擠，爭着在水中洗濯他們的胳膊。許多屋頂上面的窗口，插着一些竿子，竿上掛着一些迎風晾曬的棉紗。對面瓦上的天空，明淨如洗而帶着夕陽的影子。那一面的天氣應當是好的！楓樹下面應當是涼爽的！於是他便掀起鼻子儘力呼吸那種不能傳到他跟前的田野新鮮空氣。

他退了瘦了，身材也抽長了，並且他的面貌現了一種悲怨的派頭，這派頭却使面貌成了可注意的了。

他由於大意的處所，每每將已經決定的事情拋却不做，有一次他沒有趕到實習，第二天又誤了上課的鐘點，於是不免被怠惰制伏住了，以後漸漸就不能回頭了。

他得了一個愛在小咖啡館中閑坐的習慣，尤其熱心拿天九牌去和傍人「接龍」。每天夜晚，他總在那齷齪的公共客座，拿着那種刻了許多點兒的牛骨頭在石頭桌子上推來推去，以爲這是一種很好的自由娛樂，這種娛樂興味，竟一天一天地增高。這是違禁的娛樂的初步，彷彿是交際場中的一種入會的禮儀；每次他走到咖啡館前，欣然將手擱在那門紐子上，便彷彿得了一種肉體的快樂。於是有許多向來在他心中抑鬱的事，也漸漸發展起來；他學了許多歡迎賓客的小曲子，極其醉心於那位以通俗的歌曲著名的大音樂家貝郎奢，他知道調和五味酒了，並且也懂了愛情。

因爲預備班的功課成績不佳，他於醫生的考試完全失敗。然而他家裏的人，那晚却在家中等候，預備給他賀喜！

他步行了回去，一到村子門口就瞧見他母親，於是停住脚步向她陳述一切。她原諒他，却說那些主考的人員不公平，並且穩住他的恐慌，自任調處擺布一切。他父親一逕到五年以後，才知道實在的情形；這新聞已經過時了，他祇好隨他，並且他不能揣想他生的兒子有這樣糊塗。